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 / 黄炎编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20-06850-6

I. 绝...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573 号

JUE MI ZHAN XIAN

绝密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

黄炎 编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陈小梅 蒲其元

解建华

杨 潮

叶 勇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86661236 86650010

(028)86679239

双流县印刷一厂

880mm×1230mm 1/32

10

4

257 千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1-5000册

ISBN 7-220-06850-6/E·56

20.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028-85822098)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可怕的代价	(6)
● 若“超级机密”信守诺言，它肯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武器	
● 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超级机密”殉难了	
● 俘获“U—110”是英国反潜艇部队取得的最具深远影响的胜利	
● 这是英国头一次企图谋杀隆美尔，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 现代史上英国军队遭受的最令人震惊的一次失败	
● 隆美尔取得胜利的秘诀——无线电情报，即现代战争中的窃窃私语	
第一节 “哑谜”	(6)
第二节 报复行动——“月光奏鸣曲”	(17)
第三节 独特的战争	(26)
第四节 “十字军”行动从刺杀隆美尔开始	(37)

第二章 黑色阴谋 (51)

- 隆美尔继续信任“康多尔小组”，这个错误改变了北非战争的进程
- 蒙哥马利获得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敌情
- “向希特勒挑战是不可想象的”
- 希特勒登上座机，三十分钟后飞机将在八千米高空爆炸

第一节 《蝴蝶梦》改变了北非战争进程 (51)

第二节 蒙哥马利收到希特勒命令比隆美尔还快 (64)

第三节 现代史上传奇般的阴谋活动 (77)

第四节 大谋反 (97)

第三章 关键性人物 (105)

- 整个海滨城市，都看到了燃烧着的轮船那一道道红色的光轮
- 连他自己的参谋人员，也不完全了解他在干什么
- 他的专长就是利用科学欺骗敌人
- 英国宣布：敌占国家的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
- 德国空军的反应“十分令人失望”
- 情报战攻击目标是陆军元帅隆美尔
- 一件使人捉摸不透的武器：伦敦炮

第一节 大海战 (105)

第二节 他从来不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 (114)

第三节 最独出心裁的谋略 (121)

第四节 一塌糊涂的间谍计划 (134)

第五节 秘密战线 (148)

第四章 困境	(170)
● “我们感到这项计划是很容易搞过头的”	
● 危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 巴顿将军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很不满意	
● 英国政府发动“乱说会丧失生命”的宣传运动	
第一节 诈骗“大合唱”	(170)
第二节 关掉德国北面的窗子	(178)
第三节 盟军的间谍机构在走一条又细又长的钢丝	(192)
第四节 进攻前的大空袭	(202)
第五节 英国暂时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警察国家	(214)
第六节 危险的游戏	(232)
第五章 复仇女神	(244)
● 德国人知道风暴即将来临	
● 一场加强盟军进攻威胁的欺骗行动	
● 最伟大的演出：扮演蒙哥马利	
● 戴高乐说：我们终于迎来了梦寐以求的决战时刻	
● 唯一的一次机会	
第一节 大骗局	(244)
第二节 最后的游戏	(261)
第三节 英国情报部门登峰造极的成就	(271)
第四节 错误的报复	(282)
第五节 末日	(292)
尾 声	(306)

引摇子

英国的谍报部门比任何其他大国的历史都悠久。在过去五百年间，它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使用这些手段先建立起来一个王国，嗣后又建立起来一个帝国，并且利用这些手段保卫王国和帝国免受敌人侵犯。它在以往几百年中曾经以智取胜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并且在 19 世纪又曾被迫抗击德国的扩张主义。但是，威廉二世和德意志帝国失败后还不到二十年，一个新的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已经从第一次残酷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让世界又陷入战争之中。在战争的起初几年，特种手段在影响希特勒的战略方面发生过作用。现在，英国使用特种手段的经验，将被用于保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尼普顿”军事行动。“尼普顿”是 1944 年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行动的代号。

在“尼普顿”计划中运用特种手段这一中心任务是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主要负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特种手段用作主要武器和设立伦敦监督处这一中心机构，以协调特种手段的策略，大概是丘吉尔对军事理论和实践作出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一理论产生于丘吉尔在另一次战争中的一次军事行动——加里波里战

役中所取得的以惨败而告终的经验。1943年，西线的对峙局势使丘吉尔惊慌不已，他想要在“欧洲易受攻击的下腹部”运用他叫做“戳上一刀”的办法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一支庞大的协约国远征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企图开辟一个把德军从法国吸引过来的新战场。然而，这把刀断了，这支远征军失败了，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主要的原因是负责军事指挥的陆海军将领的迟疑和不够大胆。身为这次计划的制定者丘吉尔被迫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当时看来，这次辞职似乎是他的政治家生涯的终结。当他政治上赋闲在野的时候，他想起了正在毁灭整个一代英国人的法国境内的“天昏地暗的大屠杀”。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成为伦敦监督处的信条。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打仗靠杀伤和策略取胜。将军愈伟大，他在运用策略中的贡献就愈大，他就愈少要求杀伤……几乎一切被称为军事艺术杰作的战役……都是策略战。敌人往往被一些新奇的紧急手段或诡计，一些奇特、迅速、意想不到的一击或谋略所挫败，在这样的战争中，胜利者的损失是微小的。这就要求一个伟大的司令官不但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和能力，不但要具备想象力，而且要会运用欺骗手段，要会施用独出心裁的、阴险的手段，使敌人不但遭到挫败，而且困惑不解。战争中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仅仅运用在战场上，有的运用于侧翼或后方。同时还有时间、外交、技巧、心理上的策略，这一切都远离战场，但往往对战场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唯一的目的在于，除一味杀伤外，寻求一个更加简便的途径，达到主要目标。

这一哲学产生于一次两栖作战中发生的悲剧和血腥大屠杀。现在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诺曼底登陆，防止另一次甚至是更大的悲剧

和大屠杀。“杰伊”计划打算为“尼普顿”行动提供奇特的紧急手段和阴险的招数。计划包括秘密活动的五个主要方面。要使“尼普顿”行动成功，盟军司令部就必须详细准确地了解大西洋墙工事和德军的实力及部署，尤其要事先知道希特勒的意图。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搜集进攻性情报。因此，它们的首脑孟席斯和布鲁斯觉得有必要来出席伦敦监督处的会议。

到目前为止，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通过一般情报和间谍活动的渠道，在发现希特勒的机密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包括在整个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和在中立国的特工人员及提供消息者的报告，国外邮件的检查和审讯战俘。可是，英国情报局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有两个非一般性情报来源：一个叫做“超级机密”，它通过截获和破译德国秘密无线电通讯取得情报；另一个来源叫做“黑色乐队”，这是一个由德国军官和士兵，包括德国特务机关——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组成，旨在阴谋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团体。从战争开始直到终了，“超级机密”（有时是“黑色乐队”）系统地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供重要的有关作战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为“尼普顿”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所有接触到这些机密情报来源的人都知道，一夜之间密码可能更换，策划者可能被捕。谁都不敢保证，“超级机密”和“黑色乐队”会继续不断地为“尼普顿”行动提供其赖以成功的那种机密情报。

“杰伊”计划中提到的第二种秘密活动就是反间谍和保密。这些措施旨在使希特勒无法了解“尼普顿”行动的机密。这些行动中最主要的是摧毁德国间谍组织，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承担了这项任务。英国反情报局负责肃清英国境内的敌方特务组织，到目前为止，它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控制了英国境内的整个间谍

网。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美国取得了类似的成果。然而，被抓到的敌特并没有全部关押起来或者杀掉，而是被用了稀奇古怪代号的英国反间谍局的双十委员会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载”处用来玩弄欺骗把戏。正如和双十委员会有联系的耶鲁大学教授诺曼·霍姆·皮尔逊所写的，在这一场把戏中，“表面上的和隐而不见的事物，又具有新的意义，并且令人伤脑筋。”对于“尼普顿”的策划人来说，尤其感到伤透脑筋。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次失误、一次不慎就会暴露“尼普顿”的秘密。然而，要想使“尼普顿”把希特勒打个措手不及的话，这个把戏必须玩弄，而且还必须赢得胜利。

“杰伊”计划中提出的秘密行动的这两个方面的主要武器就是智力、秘密行动、威胁和欺骗，偶尔在欧洲的一个黑暗小巷中使用暗杀手段。暴力发生在第三方面。这个方面，说得好听一点，叫做特别行动。科林·格宾斯将军（赫布里底群岛人、地下战的专家）指挥的特种行动局，和约瑟夫·哈斯克上校指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就是从事这种行动的机关。这两个机关都有代表出席伦敦监督处的会议，因为它们的特殊任务是寻找、鼓励和供应游击队组织。这些游击队遍布整个欧洲——从英吉利海峡到波俄边境；从北极的罗弗敦群岛到开罗；从赫尔辛基到丹吉尔。这些组织的法语名称是“网”，它们的任务是在敌后袭击纳粹政权和军队。

这些反应中最独特的是“杰伊”计划提出的秘密活动的第五方面——欺骗。这是秘密武器的最后一招，是一切秘密行动中最秘密的行动。欺骗是伦敦监督处的工作范围，通过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敌人开放的渠道，把数百件，甚至数千件零星的情报，故意提供给敌人，他们把情报汇拢以后，便形成一幅似乎有道理的、可信的、然而却是虚假的盟军军事意图的图像。伦敦监督处在已往的行动中，已经把骗术假提高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现在“杰伊”计划提

出，要使希特勒相信，盟军要攻击的不是诺曼底，而是法国的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决定“尼普顿”行动的命运的一次诈骗。伦敦监督处必须利用一切渠道和精心设计的、在时间上巧为安排的特殊手段，把这一虚构故事传送到希特勒的桌子上。这些特殊手段包括流言蜚语、谣言、双重甚至三重间谍的工作、著名将军们的事业和名誉、作出牺牲的军事行动和地下活动、无线电把戏、建立虚假军队、操纵抵抗武装力量和“黑色乐队”。总之，一切都不能疏忽，务使德国人相信，入侵要在其他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在真正设想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1944年7月一天早上的那次伦敦监督处的会议并不长。会议的目的仅在于把“杰伊”计划提交给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盟军最高的作战会议批准之前，宣读和通过它的最后草案。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因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元帅在1943年7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达成协议，把“杰伊”计划作为大同盟的诈骗行动的总方针了。然而，散会前，讨论了代号问题。尽管这个名称是贴切的，会议还是勉强决定更改了计划的名称。因为仅仅在若干天前，丘吉尔在德黑兰描述“杰伊”计划的特种手段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以后变成了经典警句：

“在战争时期，真理是如此宝贵，必须用谎言去保卫它。”

就这样，“杰伊”计划重新命名为“卫士”计划。这一战术可与特洛伊木马相比。它的图腾形象就是伦敦监督处会议桌当中的那个雅致的、但也是邪恶的小妖精。

第一章

可怕的代价

- 摇摇摇摇 ● 若“超级机密”信守诺言，它肯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武器
- 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超级机密”殉难了
 - 俘获“哉原号”是英国反潜艇部队取得的最具深远影响的胜利
 - 这是英国头一次企图谋杀隆美尔，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 现代史上英国军队遭受的最令人震惊的一次失败
 - 隆美尔取得胜利的秘诀——无线电情报，即现代战争中的窃窃私语

第一节 摇摇“哑谜”

1941年11月，英国的政治家们预感到欧洲将发生一场大灾难：德国人怒气冲冲，发出威胁。希特勒真的决心要洗雪凡尔赛条约的“耻辱”，并且必要时用武力确保第三帝国“在太阳下的一块地方”

吗？如果发生战争，德国的实力如何？她有多少个师？多少大炮？多少坦克？多少空军中队？多少潜艇？她的石油和钢铁生产能力怎样？哪些国家是她的盟国？苏联和美国的姿态如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地想得到德国的确实情报。现年四十六岁的孟席斯是英国情报局的副局长和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德国科科长。因此，他担负着监督搜集有关希特勒的意图和德国战争机器、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和部署等情报的特殊责任。预先了解希特勒的计划，主要是依靠英国情报局的能力了。有关第三帝国军事和政治现状的情报正通过各式各样的来源持续不断地送给孟席斯。来源之一是德国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获得英国需要的情报的可靠途径只有一条：破译密码。这是一项截获和破译敌人秘密通讯密码的古老技术。

当英国情报局驻柏林情报员获悉德国陆军正在试验一种叫做“哑谜”的密码机时，他把这一情报报告给英国情报局局长休·辛克莱海军上将。辛克莱当即交给孟席斯这项任务，要他弄清楚这个机器是怎么回事。孟席斯的部下发现，“哑谜”是一名叫胡戈·科赫的荷兰人发明的。他于1918年10月在海牙取得了一项“密写器”专利权。科赫开设一家公司制造和销售他的发明。可是，他未能制造出一部机器，于是不得不把专利权转让给一个住在柏林的德国工程师和发明家奥特·舍尔比乌斯。舍尔比乌斯果然按照科赫的方案造出了一部机器。他仿效爱德华·埃尔加爵士的《谜语的变化》一书的说明，把这部机器叫做“哑谜”。舍尔比乌斯的模型是简单的旋转密码机，在1918年国际邮政协会大会上首次公开展出。1919年，德国邮局用“哑谜”密码同国会互致贺词。

但是，舍尔比乌斯的事业并没有发达起来，他把“哑谜”专利

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当时，希特勒已经当政，德国部队的重新武装和改组正在进行。他的将军们走遍实验室和工厂车间搜索能够保守机密的新型密码机。对“哑谜”进行估价是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的责任。菲尔基贝尔上校后来当上了德国军队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信兵首脑。重要的是，菲尔基贝尔后来也变成了“黑色乐队”最活跃的阴谋策划者之一。

菲尔基贝尔对这部机器进行试验。试验表明，它价格低廉、坚实耐用，便于携带、操作和保养，而且能够产生大量密码。即使是最先进的译码技术也不能把它破译。从各方面来看，“哑谜”是符合德国军队需要的。

首次设法突破“哑谜”的是法国人。法国人的成功不是通过试验—失败方式的数学分析，而是由于“叛国通敌”。1940年的夏天，一个德国人向伯尔尼法国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法国工作以反对第三帝国。他声称，他是第三帝国密码总局的军官。他的自荐被报告给了法国密码解析局的路易·里韦。法国人起初倾向于相信，里韦说，“这可能是一次不能再来的机会”，于是派了密码解析局的纳瓦尔上尉去伯尔尼。纳瓦尔对“来源阅”审问了很长时间，然后报告说，他是由于贪婪而叛国的。可是，他透露，德国技术人员已经制造出一部完全新型的编码译码机，这就是“哑谜”。纳瓦尔奉命给这个德国人一笔“适当的报酬”，并且说定，如果他在下次见面时，能够弄到这个机器的成品，就“再给他一大笔钱”。后来，“来源阅”在布鲁塞尔一家小咖啡馆同纳瓦尔见面时，他拿出一本《关于使用机器的秘密说明书》，还拿出一本密码和一本密码译本。第二天，说明书正本退还给了这个德国人，同时给了他一部分“数目相当可观的报酬”。

于是，纳瓦尔回到了巴黎。贝特兰有了“来源阅”提供的资
· 愿 ·

料，利用巴黎郊区一家法—美现金登记机工厂的精密工具生产能力，是能够生产出一部“哑谜”的复制品的。此外，如果法国人的说法是真的，那就是“来源阅”，开始把德国军队为了挫败破译密码而变换编码的情况通知了法国人。总之，法国人具备了读懂德国最机密的密码的能力——这是一项特别重大的情报突破。只要“来源阅”继续提供编码的变换情况，他们就能够继续破译德国人的密码。

英国人对“哑谜”的突破，采取了有些不尽相同的途径。1941年苑月，孟席斯收到一个信息。后来证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史上最重大的一项情报。它来自住在布拉格的吉布森。吉布森报告说，他刚自华沙回到布拉格。他在华沙通过波兰情报机关遇到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提出要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哑谜”的情报卖给英国情报局。这个名叫理查德·莱温斯基的波兰人在生产“哑谜”的柏林一个工厂里充当数学家和工程师。然而，他因为宗教信仰被德国驱逐出境了，然后在华沙受到英国大使馆的注意。在同吉布森的交谈中，莱温斯基提出了他的要价：一万英镑，一个英国护照和他与妻子的法国居留许可证。他不愿意住在英国，因为他在英国没有亲友。莱温斯基说，他有足够的知识制造一个“哑谜”复制品，并能绘出机器中心图，即每个转子的复杂线路图。

孟席斯收到信件，既兴奋又审慎。一个知悉如此宝贵情报的人获准离开德国，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孟席斯怀疑莱温斯基是被派来把小小的英国密码局引进死胡同，而德国人却可不受监视地干他们的勾当的人。所以，在密码解析专家没有提出建议的情况下，他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但当这些专家研究了吉布森送来的一些技术资料，并且宣布莱温斯基的情报看来是真实的以后，孟席斯决定派两个专家到华沙去同莱温斯基谈话。他把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讨论

他们的任务。

两个专家之一是阿尔弗雷德·迪尔温·诺克斯。他身材高而瘦弱，是英国屈指可数的密码解析家。他的伙伴阿兰·马西森·图林是一个粗壮的年轻人，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是负有盛誉的数理逻辑家。孟席斯说，他们的任务是到华沙去访问莱温斯基，并且就他所了解的东西提出报告。如果情报真实，他们认为满意，可协同吉布森把这个波兰人和他的妻子送往巴黎，把他交给英国驻巴黎的情报官员威尔弗里德·邓德代尔。在他们的监督下，让莱温斯基重新制造一个“哑谜”机。

不多一会儿，诺克斯和图林就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上了“金箭”特别快车，四十八小时内到了华沙。

他们初次同理查德·莱温斯基在居里夫人博物馆见面。莱温斯基肤色黝黑，瘦削驼肩，年纪四十出头。邓德代尔过后说，莱温斯基使他想起“一只乌鸦拨弄算盘”。诺克斯和图林对“哑谜”已经知道得很多了。他们的兴趣在于，德国人怎样改进了它，他们怎样处理编码程序，哪一个德国部门在使用它。莱温斯基对这些问题有相当的了解，这是很清楚的。诺克斯和图林向孟席斯建议答应他的开价。必要的安排做好了，吉布森少校和另外两个人把莱温斯基和他的妻子护送到巴黎，路上用英国的外交护照，取道格丁尼亚和哥本哈根，避而不走德国。他们在巴黎由邓德代尔负责照管。邓德代尔通过他同法国情报部门的关系为他们取得了居留证，而不暴露莱温斯基在法国干什么。

在邓德代尔的领导下，“哑谜”机造成了。莱温斯基在塞纳河左岸一个公寓里工作。他制造的机器是模拟工程的一件快乐的事情。它二十四英寸见方，高十八英寸，装在木盒子里。机器接有两台电动打字机。密码员如要把普通文字讯号变成一个密码文稿，他

需要做的只是查一查密码键位本，挑选当天那个时间的、这个月那一天的和这个季度那个月应该按的键，相应地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在左边的打字机上打出讯号，电脉冲就送到线路复杂的、这部机器的每一转子上。这样，电文就译成了密码，而后传送到右边的打字机上。当译成密码的电文传送到目的地时，密码员按照来电的指示，在一部相应机器上按下相应的键，在左边的机器上就打出了译成密码的电文，而右边的机器就及时地打出原文。

在发明机器密码系统以前，是用手工缓慢地、细心地将电文译成密码的。现在诺克斯和图林发现，“哑谜”仅仅变换编码程序就能够生产出几乎无数的密码字母。它是，或者它好像是最终的密写机。很明显，希特勒完全相信“哑谜”。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秘密盘问可以断定，根据菲尔基贝尔的建议，德国国防军三军部队全都采用了“哑谜”。从最高统帅部到团级司令部正在或已经采用了它。它被用来把希特勒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以及凯特尔的主要作战将领阿尔弗里德·约德尔将军和他的全体人员的通讯译成密码；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在使用它，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在使用它，所以，他们的参谋机关也在使用它。潜艇和甚至可能被俘的小小船只都装备了这种机器。因为，即使敌人占有“哑谜”，他们仍然不可能读懂密码通讯。只有了解了编码系统和程序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希特勒曾批准把“哑谜”机卖给日本，日本把它当作海军和外交通讯的主要密码机使用；卖给了意大利，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使用了它；也卖给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孟席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谍报局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也在他的主要通讯线路上使用“哑谜”，特别是在柏林和马德里之间使用它。如果英国和德国交战，卡纳里斯将是孟席斯的主要对手。

很显然，希特勒对“哑谜”的信任是错了。因为，波兰人和法国人都破译了它的密码，而且英国人已经在设法制造这个机器的复制品。当波兰人得到了一部真的“哑谜”的时候，莱温斯基制造的机器的准确程度就被证实了。波兰人把他们获得的“哑谜”机交给了去华沙取它的英国密码部门的阿拉斯太尔·丹尼斯顿上尉。但是，英国人认识到，他们不能像波兰人一样，只靠对“哑谜”发出的密码作艰苦努力，花费时间进行数学解析；因为这种情报的真正价值是速度，有了速度就能够把情报密码解开并分发出去。他们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依赖叛国者提供的编码程序。因为必须设想，德国人会极其小心地将这些编码保护起来。如若它们落到敌人手里，更换它们是轻而易举的。所以，破译“哑谜”秘密的唯一途径是制造另外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能模仿或解释在德国国防军中存在的成千个“哑谜”中每一“哑谜”的活动方式。这个机器还要推断所有德国主要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发布命令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并且必须以超人的速度进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数学运算。这一机器只能在理论上存在，理论体现在图林的万能机上。但是，图林和其他密码分析家能在事实上制造一部这样的机器吗？它是否超越了当代技术水平呢？

破译“哑谜”的工作使诺克斯、图林和政府密码学校的其他专家在机械技术上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许多常规防务都荒疏了，而20世纪40年代却是一个重大技术革新时代——雷达、无线电高频测向仪、缩微照相术、高级电讯和无线电、原子弹早期工作和原始阶段的控制论。因此，英国官方对政府密码学校的要求抱着同情的态度。外交部为这个机器弄到一笔款项，规格很快就写出来了。1945年第四季度，工程师们就拿到了规格要求，并与离布莱奇利不远、设在莱奇活思的制表机公司签订了

合同。制表机公司把制造（图林引擎）的任务交给了它的总工程师哈罗德·基恩和一个十二人小组。在彻底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到1945年还遇到一些为它保密的人，而不肯吐露真相——这部机器制成了，但它绝不像圣保罗大教堂或美国国会大厦那样大。它是一个铅色柜子，大约八英尺高，底座大概八英寸宽，其形态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钥匙孔。柜子内部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工程。它的作用是仿照‘哑谜’中的线路。它的秘密在于‘炸弹’要仿造的（‘哑谜’）转子的内部线路。”

机器安装在三号房里。三号房是布莱奇利公园里的尼森式大房子。很快就开始把截获的“哑谜”讯号送进“炸弹”内进行操作试验。这些讯号只不过是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竖立的高塔门无线电截取柱的电线上取得的而已。这些柱子记录一切敌人的、敌对的和可疑的无线电信号，并把它们用无线电报传送到布莱奇利公园。在这里，辨认出“哑谜”的电讯号，打在纸条上，送入“炸弹”。如若“炸弹”能够查出把电讯写成密码的密钥，布莱奇利的情报解析员就能够将电讯翻译出来。

在布莱奇利进行的试验是极其机密的。但是，即使试验成功，仍然存在危险。三个国家的密码员企图读懂“哑谜”的电文，但德国人如果发现他们最机密的密码机已被泄露肯定会代之以新的系统，或者把“哑谜”改装，使它不致再被突破。为了加强对“哑谜”进行突破的安全工作，英国、法国和波兰的情报专家在离巴黎二十五英里的维诺勒堡举行了一系列会议。1941年11月2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是：鉴于波兰和法国在同德国进行的任何战争中会被占领，一切有关“哑谜”的重要文件、机器和人员都应该集中在英国。后来，在华沙附近的佩雷森林里的一个波兰情报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波兰人将他们所有的有关“哑谜”的东西都